東國通鑑

十七

庚辰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二

高麗紀

高宗二

七年（宋嘉定十三年金興定四年蒙古太祖十五年）春正月壬辰朔彗出鉤星○平章事琴儀鄭邦輔辭職加儀璧上功臣仍令致仕貶邦輔為安東副使惟弼為安西副使於是瀆貨之風稍息○樞密院副使崔瑀以其父忠獻占奪公私田屋各還其主又多拔寒士以收人望又流其弟寶城伯珦珦婦翁壽春侯沆沆子司徒琮及

其父家臣崔忠讓婢桐花成春卿子等于諸島○二月召義州中軍兵馬使李克脩為平章事以右軍使金就礪代之以西北面兵馬使上將軍吳壽祺代就礪以前兵馬使左諫議大夫金君綏仍知兵馬使○義州賊韓恂多智等附東真金元帥亏哥下誘誅之先是恂智等以清川江為界投東真潛引金元帥亏哥下令屯義州自領諸城兵屯博州相為聲援中軍知兵馬使金君綏與宣撫使李公老議遣郎將尹忠孝朴洪輔寄書亏哥下諭

以禍福責其違盟亏哥下悟陽怒即囚忠孝等遣郎將郭允昌台恂智恂智擁兵六百赴之亏哥下宴慰并及諸城賊魁慰籍甚厚因疏其姓名翼日伏兵設宴酒酣伏發捕恂智及其黨尹大明韓存烈等悉誅之忠孝等齎亏哥下文牒并函恂智等首還時三軍請治諸城從逆之罪金兢礪曰書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大軍所臨如火燎原無辜受禍多矣況因丹寇關東為墟今又縱兵于此自撤藩籬可乎餘悉不問○流兵馬使金君綏于漢

南初君綏函送恂智等首于京金就礪嚥其不先報已乃因君綏管下錄事有盧仁綏者素與君綏有隙因數譖于就礪又譖于崔怡遂流時人寃之○三月王以銀尊銀盤銀盂各一銀盞二細紵細紬布各五十匹廣平布五百匹米一千碩遺亏哥下以酬其功○右諫議大夫李仁老卒仁老初名得玉自幼能屬文又善書與當時名儒吳世材林椿趙通皇甫抗咸淳李諶之結為七賢之游庚癸之亂祝髮遊山後擢魁科性褊急見忤當世不

爲大用○丹兵入平虜鎮○召還沈及子琮量移崔珣於洪州車倜於羅州盧瑄於全州○夏四月中軍兵馬使金就礪遣鄭元固金甫貞宗周秩宗周賚等往義州安集遺民周賚貪婪厚賂者曲加存撫否則借事誅殺州人怨之招引賊黨尹昌等踰城而入殺周賚等元固甫貞逃奔以告就礪更遣判官崔弘錄事朴文挺諭以禍福繼遣大將軍趙廉卿將軍朴文貴以兵五千討之昌等逃賊黨尾解時丹兵餘衆竄伏寧遠山中時出抄盜爲

民患就礪遣李景純李文彦擊破之北境以安○秋九月平章事趙冲卒冲橫川人侍中永仁之子生一月而母亡稍長極哀慕家稱孝童風姿魁梧外莊重內寬和博聞強記諳鍊典故凡遇士愉愉然不施戟級三掌文閣所選皆名士出入將相朝野倚重東真國帥完顏予淵頗知人謂我人曰汝國帥奇偉非常人也汝國有此帥天之賜也冲嘗被酒枕其膝而睡予淵恐其驚寤略不動其左右請易以枕帥終不肯之冲平時莅事未嘗露枝

角故世徒知其為寬厚豁達長者及持大兵
臨大事然後乃知磊落不常之器矣為相開
獨樂園於東皐每公餘必與賢士大夫逍遥
以琴酒自娛卒年五十人皆惜之謚文正

臣等按趙文正文武全才出將入相朝野
倚之屹如山岳當遼孽入寇之時蒙兵壓
境之日與金威烈就礪同心協力折衝禦
侮從容盃酒之間却敵如神國家賴安徐
熙姜邱贊不得專美於前矣豈非所謂英
雄豪傑間世之人物乎

八年宋嘉定十四年金興定五年蒙古太祖十六年春三月捕義州逆賊尹童等三人枷于市斬之○夏五月封崔瑀為晉陽侯固辭不受○蒙古皇太孫遣著古與等來索獺皮一萬領細紬三千匹細紵二千匹縣子一萬觔龍團墨一千丁筆二百管紙十萬張紫草五觔蒺花藍簡衆紅各五十觔雌黃光漆桐油各十觔著古與等各出懷中物投王前皆牙前所與麤紬布也遂不赴宴又出元帥札剌及蒲黑帶書皆徵求獺皮縣紬縣子等物○秋九月蒙古安只女

大王遣這可等既入境崔瑀曰前來使尚未
暇應接況後來者乎宜各東北面兵馬使慰
諭遣還時人謂蒙古來侵之禍萌矣○著古
與等怒館待不滿意張弓持杖或射或擊館
伴郎中崔琪等奔走出門即下鑰蒙使不得
出將軍金希磾開門入諭其怒稍解○王召
羣臣四品以上於大觀殿問後來蒙使迎接
可否王欲設備拒而不納羣臣皆曰彼衆我
寡若不迎接彼必來侵豈可以寡敵衆以弱
敵強乎王不悅○義州分道將軍郭有兵六

七千來屯婆速路石城旁○王以蒙人谿壑其欲凡所求索與則財竭否則釁生議未決遣門下侍中李抗司天監朴剛材卜于大廟這可等來脅國贐以金希磾知詩禮有膽略善辭語命為類會使這可等曰前來未聞安只女大王遣使而不迎接也希磾曰往歲蒙大國息今又遣使其迎迓之禮與夫國贐等事敢不盡心然君在都護府手射一人死生未可知若生則君之福死則君之一行必見拘留這可等屈膝慚服一從希磾處分○冬

十月蒙古使喜速不花等七人來宴于大觀殿喜速不花等佩弓矢將上殿類會使金希磾曰自兩國交好以來皆以禮服相見況此武備其如宴饗何乃解而赴宴○赦賜趙冲子壻及陣沒軍士子孫爵又賜崔忠獻及瑀姪壻爵○閏十二月宰樞會崔瑀第議裴南方州郡精勇保勝軍城宜州和州鐵開等要害之地以備蒙古知奏事金仲龜曰比來州郡被丹兵侵掠民皆流亡今無警急而遽又徵裴以勞其力則邦本不固將若之何瑀竟

不聽○蒙古使三人東真十七人來金希磾在客館宴飲唱和東真使先唱云東君初報暖希磾即和云北帝已收寒客使曰有何意而賦此句耶答曰君以春意唱吾亦以春事和之客使嘆服不復詰○以崔瑀參知政事吏兵部尚書判御史臺事

九年 宋嘉定十五年金元光元年蒙古太祖十七年 春正月城宜州和州鐵關凡四旬而畢○夏四月左承宣崔宗峻欲令其子試於國子監正錄以非衙日固拒宗峻屬其姪壻崔瑀請于正錄不得已

而試之舊制國子監以四季月六館日集衣冠處子試論語孝經取中者報吏部吏部更考世系始受初職宗峻附勢紊法如此○秋七月東真兵萬餘入靜州初韓恂多智之黨分配海島後皆還赦還鄉至是復引東真兵入靜州遂侵義州防守將軍守延與戰敗績麟州人謀與敵通為內應防守將軍知之盡屯城外以解其謀勒兵掩襲東真兵斬首二百餘級遣中軍兵馬使李迪儒右軍兵馬使趙廉卿後軍兵馬使金叔龍發西京兵追捕

之○王太后王氏薨后神宗之妃熙宗尊為
王太后后自幼勤女功當忠獻廢立之際備
嘗艱難謹慎自守謚宣靜
十年宋嘉定十六年金元光二年蒙古太祖十八年春正月樞密院
副使吳壽祺與將軍崔愈恭金季鳳郎將高
守謙等嘗邀宴重房諸將於其家謀欲盡殺
文臣以報私怨事覺貶壽祺為白翎鎮將尋
遣人殺之愈恭為臣濟縣令季鳳為溟州副
使配守謙于海島○夏五月以平虜鎮一女
生九子皆有文武才王命其官歲給租二十

碩終其身○金帥丐哥下屯兵于馬山潛寇義靜麟三州義州分道將軍金希磾請往逐之不得命乃擅遣甲士百人掩襲丐哥下于馬山生擒三人溺鴨江死者頗多取輜重二十二船以還○秋八月崔瑀造黃金十三層塔及花瓶各一置于興王寺共重二百斤○九月有旨兩界五道鎮兵法席供費皆出於民是欺佛欺天何福之有遣中使出內庫銀瓶三百口行之

十一年宋嘉定十七年金哀宗正大元年蒙古太祖十九年春正月蒙

古使扎古也等十人來○東真國遣使牒曰
蒙古成吉思師老絶域不知所存訛赤忻貪
暴不仁已絶舊好又曰本國於清州貴國於
定州各置榷場依前買賣○蒙古使賫國贐
○禮物還王命直門下省馬希援送于西京
使至鴨綠江棄紬布等物但持獺皮而去○
三月東真國使來○亐哥下虜去靜州人二
百餘口還○崔瑀邀宴宰樞及諸將軍等四
十六人酒酣御史中丞將軍林宰執盞作倡
優舞人皆鄙之

國家之有臺諫所以振紀綱糾百
僚非為權奸求媚者設也前日周鼎以御
史與李伍讙浪求媚忠獻今日林寧以御
史作倡優舞求媚於瑀其無狀失臺官體
前後一律其皆小人之尤者歟

夏四月平章事金義元弄義元起於弄伍驍
勇不曉文字少家貧為無賴之行有人持錢
財衣物過者即奪掠而走又有隣婦以銀瓶
段帛盛于筒陵晨戴去義元從後密取銀瓶
而去婦不之知也及貴呼其婦給銀瓶段帛

婦驚怖不受義元不言前事強與之○秋七月大將軍李克仁謀誅崔瑀事覺瑀殺克仁及上將軍崔愈恭將軍金季夙散員朴希道李公允等流其黨五十餘人于島瑀鞫克仁之黨辭及樞密院副使金仲龜上將軍咸延壽李茂功大將軍朴文備皆配遠島○閏八月權知秘書校書郎李白眞上言曰先王之世每押齋醮詞疏必齋宿昧爽坐殿校書郎奉函御書留院官奉筆硯立殿下上就凡下押令詞疏入內秘書郎公服立門下累日不

下竊為陛下不取王曰校書郎微官也直言如此可謂忠臣○冬十一月蒙古使著古與等十人至咸新鎮○十二月右副承宣李公老李公老文章富贍尤工於四六崔忠獻以公老派連戚里抑而不用者幾十年以禮部郎中充趙冲幕獻掄賊之策多有中者及拜承宣王倚為腹心將大用之病卒家無餘石

十二年 宋理宗寶慶元年 金正大二年 蒙古太祖二十年 春正月蒙古使還渡鴨綠江至中途為盜所殺蒙古又疑我遂與之絕○三月崔瑀宴宰樞及文武

四品以上于其第三日○賜林長卿等三十人及第王在江華縣人韋元有甘盤之舊至是中第王召入內庭假屬內侍賜衣帶金銀鞍馬酒果○夏六月東真人周漢投瑞昌鎮漢解小字文書召致于京使人傳習小字之學始此○崔瑀置政房於私第舊制吏部掌文銓兵部掌武選第其年月分其勞逸標其功過論其才否具載于書謂之政案中書擬升黜以奏之門下承制勅以行之自崔忠獻擅權置府與僚佐私取政案注擬除授授其

黨與為承宣謂之政色承宣僚佐之任此者三品謂之政色尚書四品以下謂之政色小卿持筆槧從事於其下者謂之政色書題其會所謂之政房至是百官詣瑀私第上政簿瑀坐廳事受之六品以下再拜堂下伏地不敢仰視瑀選文士屬之踊曰必閣赤擬百官銓注書批目以進王但下之而已嘗拜私奴之子安頌貞為御史中丞人皆橫之至有上疏言者○秋八月東真兵百餘寇朔州○邊將崔亮倫亏哥下幕官焦周馬等數人以獻

流周馬于戴雲島慶尚道按察使權應經圖
倭形獻崔瑀瑀問其故曰異國之人容貌奇
恠欲令參政知之耳瑀知其媚悅笑而不荅
○崔瑀以前遊馬將校是御前近衛我當親
選遂閱于其第鞍馬之飾極其侈美王見之
大喜賜將校內幣布物○九月幸乾聖寺崔
瑀在其家樓上望見駕前拱鶴軍着黑帽曰
此是近衛不宜着黑帽因奏請盖陪拱鶴軍
依牽龍例着金畫帽從之非法駕着金畫帽
始此○樞密院使李勣卒勣為人平易温柔

喜怒不見平時似無膽氣及臨陣貫勇人莫能及其破丹寇勳功居多性又儉素雖至貴顯處陋室晏如也○冬十二月崔瑀奏請本朝文物禮樂一遵華制其自宋國來者許於臺省政曹清要之職隨材擢用

十三年 宋寶慶二年 金正大三年 蒙古太祖二十二年 春正月亏哥下欲使其兵變蒙古服入寇義靜州知兵馬事李元誠遣前別將金利生大官丞白元鳳率兵二百餘人渡鴨綠江深入彼境攻破石城斬宣撫副統等五人獲牛馬兵器不見亏

哥下而還○西北面兵馬副使將軍金希磾與兵馬判官禮部員外郎孫襲卿監察御史宋國瞻議曰亏哥下背我國恩入我封疆掠我人民而莫有禦者國之恥也宜同力追討以雪國恥遂選步騎一萬餘人希磾將中軍襲卿將左軍國瞻將右軍賫二十日糧往討石城亏哥下遣兵救之希磾等奮擊大敗之斬首七十餘級急攻石城城主率衆出降涕泣吞土誓天乞解圍希磾等數亏哥下背恩之罪遂還至紫布江冰已解不可渡是夜冰

合乃渡入自清虜鎮初希磾將發兵密以書告崔瑀及還有司欲劾其擅興師旅閒瑀知之遂寢然功賞不行○夏五月西京人趙永綏與石俊金大志金光永等謀殺四都領及郎將黃勝龍等奪其兵將犯京城前隊正金國仁知其謀以告留守陳提即發兵悉捕斬之夷其族拜國仁為校尉○秋九月崔瑀發瘧自兩府至掾吏皆設齋作疏祈禱都下為之紙貴諸醫無能理者閤門祗候林靖妻本醫家女合引毒膏貼之有效王特除靖工部

郎中以慰瑀意

十四年宋寶慶三年金正大四年蒙古大祖二十二年春三月乙卯崔瑀遷前王于喬桐初森溪縣人崔山甫曉陰陽術數剃髮為本縣金剛寺主與表姪倉正光孝等奪掠為事光孝竊入牛宰而食之縣官捕之光孝逃山甫亦變姓名曰周演之流寓他方後至京以占術惑人瑀召與語稱賞日益親信事皆諮之勢焰日熾能禍福人人皆畏之爭遺賄賂遂致鉅富以術僧道一為弟子與相密謀自言察聲觀色能辨人貪

富壽夭因多引婦人之美者輒淫焉醜聲播
聞而人畏威莫有言者一日演之密語瑀曰
今王有失位之相公有王侯之相命之所在
其可避乎瑀以語腹心將軍金希磾希磾問
演之曰果有此說乎演之愕然詣瑀謂曰前
日密語洩恐禍及瑀謂演之侮己會有人譖
瑀曰頃者公有疾上將軍盧之正大將軍琴
輝及希磾會演之家謀欲害公奉前王復位
瑀信之流演之於南海之正及輝亦配諸州
籍演之家得前王與演之書有盟天盟地同

死生以父事之之語瑀即使將軍曹時著等
遷前王于江華縣又移于喬桐沇演之于海
夷其族捕道一更鞫之俱服又捕之正輝希
磾及申郎將牙兒偉別將申作楨並沇于海
妻子兄弟分配遠地又沇希磾子牽龍弘已
等三人于海時希磾為全羅州道巡問使在
羅州界捕者至略無懼色自投于海希磾義
容儀有智勇為瑀所親信當瑀病恐不愈與
之正等卜於演之為妬勢者所譖而死○夏
四月倭寇金州防護別監盧旦發兵擊賊船

二艘斬三十餘級且獻所獲兵仗○五月倭寇熊神縣別將鄭金億等潛伏山間突出斬七級賊遁○崔瑀宴兩府及諸將軍於其第酣飲極歡使伶人奏樂天忽雷電瑀惶懼却之金弘已上將軍趙廉卿之壻廉卿悶其無罪而死舉家為之茹蔬是宴瑀問廉卿曰何故不食肉對曰闔家素饌故也瑀變色曰我知之矣公若無異心宜速納壻廉卿惶懼欲妻以郎將尹周輔女泣曰夫死幾日而遽欲奪志乎廉卿強之昏夕周輔夢弘已擊之遂

死○日本國寄書謝賊船寇邊之罪仍請修好互市○崔瑀殺流人文大淳有僧犯罪流紫燕島與大淳相惡密遣人譖於瑀曰大淳等潛謀作亂竅近邑兵將赴京瑀遣郎將李資執大淳等五人不問殺之朝野哀之○閏月南京人仁傑勇悍過人屬神騎遂為賊魁剽掠南北一日入城邏卒覺之告崔瑀瑀遣十餘騎索之仁傑無懼色騎兵不知為仁傑問曰賊安在仁傑紿曰在某處可速往捕騎馳去仁傑自馬後騰上捽髮曳下奪其馬以

走十騎追不及仁傑潛寓利川縣人韓瑋認之告縣官發率捕之仁傑臨刑曰吾平生多行不義受誅何悔但六軍在前出入敵陣斬將搴旗吾志也不得一試死於人手為可恨耳○秋九月東真寇定長二州遣右軍兵馬使上將軍趙卿知兵馬事大將軍金介俊中軍兵馬使福密院使丁公壽知兵馬事金良鏡後軍兵馬使上將軍丁純祐知馬兵事大將軍金之成率三軍禦之三軍自安邊府直指宜州賊屯賊挑戰我軍敗績○冬十一

戊子

月以郎將金利生為紫門指諭利生嘗領北界兵夜入和州城與城中人并力固守又出奇兵斬敵無慮千百以功受是職○以前樞密院使金仲龜為西京留守仲龜公忠節儉所至有聲績李克仁之死也流白翎島至是命下朝野皆喜○貶丁公壽為南京留守趙廉卿為溟州副使流丁純祐于白翎島以不能禦賊也○十二月遣及第朴寅聘于日本時倭賊侵掠州縣故遣寅講和

十五年宋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春正月貶金良鏡為尚

州牧使良鏡雖書生素習兵法從軍累有功
今被譖而出故舊無一人相送者惟門生餞
于郊○三月懷音鎮別將告西都有謀叛者
兵馬使移牒西都察之不得押送告者于京
崔瑀欲因此收北人之心以錦衣金帶細馬
綾羅絹五十匹紬苧各十匹米三十碩賞告
者各驛輸其家又奏請褒異玉亦賜廐馬一
匹綾羅綿紬四十匹紬百匹布二百匹懷音鎮
都領希幹捕謀叛者来告賜綵帛四十匹廐
馬一匹○秋八月崔瑀以私田七百餘結屬

諸衛散員及校尉房以收入心○流江陰縣監務朴奉時于遠地有僧將營慈惠院伐材于江陰縣奉時禁之官納其材其僧托大將軍大集成貽書以請奉時不從集成請崔瑀送教旨所牒又不從集成慚恚復訴於瑀流之時人莫不憤嘆○朴寅亮自日本寅到日本論以歷世和好不宜来侵日本推撿賊後誅之遂賚和親牒以来自是侵掠稍息崔瑀給銀瓶五段子六十匹布五百匹米豆五十碩鞍馬以賞之○平章事王珪辛珪性溫雅

義容儀年七歲為東宮學友敏厚有器局初授軍器主簿同正門下省以幼駁之毅宗曰其父有佐命之功豈拘常例耶嘗留守南京有惠政年未七十上章乞退杜門縣車優游自適世論年高德邵以珪為稱首○以崔甫淳判吏部事金就礪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兵部事崔瑀加鑑戢鎮國功臣俞升旦為樞密院副使

千六年 宋紹定二年金正大六年蒙古太宗元年春二月東真人到咸州請和親遣式目錄事盧演往聽約束

○夏四月崔瑀占奪隣舍百餘區築毬場東西相望數百步平坦如碁局每擊毬塵起必使里人汲水灌之○五月盧演還時東界赴防將軍金仲温訴演怯懦不與東真約束崔瑀怒囚演于街衢呵以前巨濟縣令陳龍甲為長平鎮將約束東真○東真寇和州掠牛馬人口陳龍甲遣人諭之皆棄去○秋八月尚書左僕射致仕庾資諒卒資諒莊重寡言毅宗朝文臣大盛資諒時年十六與儒家子弟結契欲引武人吳光陟文章爲契契中

皆不肯資諒曰交游之中文武備具可矣未幾庚寅之變同契皆賴光陟章弼營救獲免嘗引年乞退為耆老會事佛甚篤○左遷東北面兵馬使崔宗梓為槊州副使初北邊人前別將銳爵叉覆多詐犯罪曾配和州自言知東真道路夷險遠近宗梓信之遣爵等三人入東真國聽探消息爵與東真言我國欲與和好東真亦信其言遣還爵一行入待報國家猶豫不報東真以爵行詐斬之至是有司劾宗梓擅遣爵生邊釁遂左遷○崔瑀又

奪人家以廣毬場日使擊毬習射觀之前後占奪無慮數百户瑀宴宰樞於其第臨毬庭觀都房馬別抄擊毬弄槍騎射鞍馬衣服弓矢務相誇耀爭效韃靼風俗毬場舊有樓三間至是瑀命就增三間是日晚起役詰朝告畢瑀又邀宴耆老宰樞觀擊毬弄槍騎射能者立加爵賞都下子弟爭事鞍馬衣服妻家多以貧乏見棄○臨陂縣令田承雨嫉上將軍金鉉甫廣植田園盡收田租入官又以其田與民鉉甫托按察使崔宗裕還徵其租承

庚寅

雨憤恚償以官司銀器報于法司法司劾鉉甫及宗裕崔瑀要奪其狀止之○冬十一月崔瑀閱家兵都房馬別抄鞍馬衣服弓劒兵甲甚侈美分五軍習戰人馬多有顛仆死傷者及其終習田獵之法籠山絡野循環無端瑀悅之犒以酒食

十七年宋紹定三年金正大七年蒙古太宗二年春正月以車倜為樞密院副使御史大夫先是倜附崔忠獻用事權傾中外及瑀執權流于外至是瑀密召除是職優其饋遺且與所愛名妓以慰藉

之倜無他才能唯以令色媚人○平章事琴儀李儀為人體貌奇秀器度雄偉少力學善屬文嘗監清道務剛直不撓民目為鐵太守與人面折無所諱以是人多憚之崔忠獻當國求文士有李宗揆者薦儀遂諂事忠獻歷華要頗用事門生皇甫璀夜詣儀直廬作詩諷以休官儀以告忠獻流璀于島時議薄之儀累典貢舉世號琴學士晚歲引年乞退以琴碁自娛

臣等按琴儀以一代名儒黨附權奸秉國

釣掌文衡已不滿公議矣而當時文士皆
出其門効尤成風幾何不胥而爲儀也哉
嗚呼利在權臣則從權臣滿朝衣冠滔滔
皆是其不爲流俗所汚卓然不羣者皇甫
瓘一人而已
秋七月崔瑀閱家兵擊毬習射凡六日○大
倉八廩地庫皆災崔瑀及壻金若先皆擁家
兵自衛無一人往救者火徹夜不滅○八月
崔瑀弟珦作亂于洪州知事敗自殺珦勇而
猜暴自流洪州心常怏怏大營室宇多行不

義侵擾居民闔境苦之瑀及州官禁之不聽
聚羣不逞作亂召州副使李文拒判官全兩
才法曹李宗等兩才以病不就文拒宗往見
珦即使左右面縛縣於樹尋殺之率其衆又
至兩才所引出斬之登客舍門樓擊錚鼓呼
譟州人皆會震慄失措珦以書召在貶前將
軍柳松節于南海金壽延于禮山又召朴文
梓傳檄傍近州郡令發兵為援使家僮開倉
發粟給軍有一卒殺其僮於是州中恟恟頗
不從令朝廷聞變遣兵馬使蔡松年知兵馬

事王敵副使金毅烈率十領討之珣知事敗與數十人逃上北山州人引兵圍之語珣曰公斬吾州官吏又領衆橫逆如此何也珣曰吾兄累年不台又不請州官護待州官竟視不聽吾言以故畜憤輕躁作亂珣從者皆亡去珣不知所之墜巖崖匿石窟追兵至自剄佯死兵執而囚之死獄中按察使金懿獲壽延文棒又移文尚州捕松節等皆殺之璘嘉之使懿窮捕餘黨一切處分懿希璘意誣以禮山結城麗陽大興等七縣監務始與珣通

謀及事敗反捕傳檄者覘免已罪乃拘縣吏等鞫之皆誣服七縣官皆死又洪州人嘗往來於珣者無問輕重悉斬之重房劾奏懿擅殺壽延等流于海島

十八年宋紹定四年金正大八年蒙古太宗三年秋七月崔瑀妻鄭氏死王命用順德王后例葬三殿及諸王宰樞承宣以下爭設祭日至六七奠務為侈美市價為之湧貴百官會葬至以金銀錦繡飾龕室左右列紅燭連亘數里石室極奇巧

臣等按禮義生於名分無名分則無禮義

無禮義則無以辨上下定民志而國非其國矣崔瑀當國竊人主之柄擅威福之權一國臣民知有瑀而不知有君君著綴旒徒擁虛器然君臣之分猶在也今瑀妻之葬命用王后之例何也王后與人主敵體尊無與比非下臣小妾所可得而僭擬也王之待瑀妻如是他日賊瑀之死亦用人主之禮乎王雖不能正名定分明君臣之義先自毀法亂紀長奸軌不臣之心可乎賈似道宋之權臣也其母之葬度宗詔用

天子鹵簿起墳擬山陵王章已毀而王道不可復振識者知宋室之將亡高宗此舉與度宗無異強臣之世執嚴運之日衰復何疑哉

宋商獻水牛四頭崔瑀給人參五十斤廣布三百匹○八月崔瑀獻輦飾以金銀錦繡覆以五色氊窮極侈麗王嘆賞不已賜監造大集成鞍馬衣服紅鞓尋幸王輪寺御新輦駕以水牛道路聳觀○蒙古兵來攻咸新鎮副使全僧防守將軍趙叔昌降時蒙古元帥撒

禮塔將兵圍咸新鎮曰我是蒙古將也汝可速降否則屠城無遺僩懼與叔昌謀曰若出降城中之人猶可免死叔昌然之遂以城降叔昌謂蒙人曰我趙元帥冲之子也吾父曾與貴國元帥約為兄弟僩發倉饗蒙軍叔昌為書諭朔州宣德鎮使迎降○蒙古兵陷鐵州郎將文大判官李希勣死之時蒙人令趙叔昌所至先呼曰真蒙古也宜速出降至鐵州城下令所虜瑞昌郎將文大呼諭州人曰真蒙古兵來矣可速出降文大乃呼曰假蒙

古也且勿降蒙人欲斬之使更呼復如前遂斬之蒙人攻之愈急城中糧盡不克守城將陷希勣聚城中婦女小兒納倉中火之率丁壯自刎而死蒙人遂屠其城○九月宰相會崔瑀第議出三軍以禦蒙兵以大將軍蔡松年為北界兵馬使又徵諸道兵○蒙兵攻龜州不克時兵馬使朴犀及朔州分道將軍金慶孫與靜朔渭泰州仲温靜州分道將軍金慶孫與靜朔渭泰州守令等各率兵會龜州犀以仲温軍守城東西慶孫軍守城南都護別抄及渭泰州別抄

二百五十餘人分守三面蒙兵大至南門慶孫率靜州衙内敢死士十二及諸城別抄出城將戰慶孫令士卒曰爾等為國忘身死而不退者右別抄皆伏地不應悉令還入城獨與十二士進戰手射蒙兵先鋒黑旗一騎即斃倒敢死士因奮戰流矢中慶孫臂血淋漓猶手鼓不止至四五合蒙兵却走慶孫整陣吹雙小笳還犀迎拜而泣事皆委之蒙兵圍城數重日夜攻西南北門官軍突出擊走之蒙兵擒渭州副使补文昌令入城諭降犀斬

之蒙兵抽精銳三百騎攻北門犀擊却之蒙兵車積草木輜而進攻慶孫以砲車鎔鐵液以瀉之燒其積草蒙人却走更創樓車及木床裹以牛革中藏兵薄城底以穿地道犀穴城注鐵液以燒樓車地且陷蒙兵壓死者三十餘人又鑿朽茨以焚木床蒙人錯愕而散蒙人又以大砲車十五攻城南甚急犀亦築臺城上發砲車飛石却之蒙人漬薪入膏厚積縱火攻城犀灌水救之其火愈熾令取泥土和水投之乃滅蒙人又車載草鑿以攻熊

樓扉預貯水樓上兩灌之火焰尋息慶孫據
胡床督戰有砲過慶孫頂擊碎後衛率身首
糜碎左右請移床慶孫曰不可我動則人心
動神色自若竟不移衆兵圍城三旬百計攻
之扉與慶孫隨機設備應變如神衆人曰此
城以小敵大天所祐非人力也乃退

臣等按 晉臧質守盱眙以拒魏師韋孝寬
守玉壁以禦齊兵古今稱其善守若朴扉
金慶孫據一龜州抗蒙古百萬之兵臨機
設變制勝如神雖古名將無以加矣嗚呼

以孤城弱卒拒天下方張雄驁之勇使不得東下衛國家屹然如山岳吾東方善守城者安市之後又有龜州龐慶孫之功誠不細矣

蒙兵攻西京城不克○馬山草賊魁二人自降來詣崔瑀曰我等請以精兵五千入助擊蒙兵瑀大喜賞賜甚厚○蒙兵至黃鳳州二州守率民入保鐵島○崔瑀遣人往廣州冠岳山草賊屯所誘致賊魁五人精銳五十人厚賞以充右軍○蒙兵圍龍洲城中請降副

使魏玿被擄○三軍屯洞仙驛會日暮諜者
來報無賊變三軍信之解鞍而息有人登山
呼曰狄兵至矣軍中大驚皆潰蒙兵八千餘
人突至上將軍李子晟將軍李承子盧坦等
五六人殊死戰子晟中流矢坦中槍僅免三
軍始集而與戰蒙兵稍却復來擊我右軍有
散員李之茂李仁式等四五人拒之馬山賊
二人射蒙人應弦而仆官軍乘勝擊走之○
蒙兵陷宣郭二州○冬十月蒙古二人持牒
至平州州官囚之以聞遣殿中侍御史金孝

印往問其牒云我兵初至咸新鎮迎降者皆不殺汝國若不下我終不返降則當向東真矣執其人來一是蒙古人一是女真人自此始信為蒙古兵也○咸新鎮報曰國家若遣舟楫我當盡殺留城蒙人小尾生等然後卷城乘舟如京乃命金永時等三十人具舟楫以送果殺蒙人幾盡小尾生先覺亡去副使全僩率吏民入保新島後僩挈家乘舟還京溺死○三軍屯安北城蒙兵至城下挑戰三軍不欲出戰後軍陣主大集成強之三軍出

陣于城外陣主知兵馬事皆不出登城望之
集成亦還入城三軍乃與戰蒙兵皆下馬分
隊成列有騎兵突擊我右軍矢下如雨右軍
亂中軍救之亦亂爭入城蒙兵乘勝逐之殺
傷過半將軍李彥文鄭雄右軍判官蔡識等
死之○東真兵寇和州擄宣德都領而去○
十一月北界分臺御史閔曦還自蒙古奏曰
曦與兵馬判官崔桂年承三軍指揮往犒蒙
兵元帥撒禮塔自稱權皇帝坐氊廬飾以錦
繡列婦人左右乃曰汝國能守則守能降則

降能戰則戰當速決也汝職為何對曰分臺官也曰汝是小官大官人速来降○蒙兵驅北界諸城兵攻龜州列置砲車三十攻破城廓五十間朴犀隨毀隨葺鎖以鐵絚蒙兵不敢復攻犀出戰大捷○加發五軍兵馬以禦蒙兵○蒙兵屠平州次州囚其酋者欲先滅之突入城中殺州官盡燒人戶鷄犬一空○蒙兵来屯宣義門外蒲桃元帥屯金郊迪臣元帥屯吾山唐古元帥屯蒲里前鋒到禮成江焚燒廬舍殺掠人民不可勝計京城洶洶

崔瑀與壻大將軍金若先以家兵自衛其宇城者皆老弱男女耳瑀遣御史閔曦內侍郎中宋國瞻犒慰蒙兵○十二月蒙兵分屯京城四門外攻與王寺復遣閔曦犒之結和親曦又往偕蒙使以來命知閤門事崔琪為接伴使館待之時撒禮塔屯安北都護府亦遣使來諭講和王下大觀殿庭北面以迎蒙使止之王乃南面拜詔宴慰之以金銀器紬紵布等物贈送于三元帥又贈使者有差遣淮安公侹以土物遺撒禮塔又遣人遺唐古迪

臣及撒禮塔之子銀各五斤紵布十匹麤布二千匹馬韂馬纓等物侹見撒禮塔遥拜階下不荅侹餉之撒禮塔饋以湩酪等味侹随所勸能飲啖撒禮塔大悅○蒙兵向廣忠清州所過無不殘滅○蒙使八人来求鷹鷂○昇天府副使尹繗録事朴文檥潛置家屬于江華乃說崔瑀曰江華可以避亂瑀信之使二人先往審之中道為蒙兵所拘○蒙兵復以大砲車攻龜州朴犀亦發砲車飛石擊殺無筭蒙兵退屯樹柵以守撒禮塔遣我國通

事池義深學錄姜遇昌以淮安公使牒諭降
犀不聽撒禮塔復遣人諭之犀固守不降蒙
兵又造雲梯將攻城犀以大于浦迎擊之無
不破碎梯不得近大于浦者大刃大兵也有
一蒙將年幾七十者至城下環視城壘器械
嘆曰吾自結髮從軍歷視天下城池攻戰未
嘗見被攻如此而終不肯降者城中諸將他
日必皆為將相矣○趙叔昌與撒禮塔所遣
蒙使持牒来牒曰帝命臣問高麗移使臣著
古與之故等數事仍索馬二萬匹童男女數

千人紫羅一萬匹水獺皮一萬領及軍士衣服令百官出衣有差○以金銀器鞍馬等物遺唐古○蒙使賚國贐黃金七十斤白金一千三百斤襦衣一千領馬百七十匹而還遣將軍曹時著以黃金十九斤白金四百六十斤銀瓶一百十六口紗羅錦繡衣鞍子及馬百五十匹紬布衣二千領獺皮七十五領遣撒禮塔又以黃金四十九斤白金一千四百二十斤銀瓶一百二十口紵布獺皮紗羅襦衣鞍馬等物分贈麾下將佐加趙叔昌大將

宰偕行上皇帝表辨發著古與等事

十九年 宋紹定五年 金天興元年 蒙古太宗四年 春正月遣後軍知兵馬事崔林壽監察御史閔曦率蒙古人往龜州諭朴犀降于蒙古曰已遣誰安公講和于蒙兵我三軍皆已降可罷戰出降諭之數四猶不降曦憤其固守欲按劍自刺林壽更諭之犀等重違國令不得已乃降○蒙兵還遣誰安公侹宰相金就礪大將軍奇允肅慰送○忠州官奴隸等作亂遣注書朴文秀前奉御金公鼎假為安撫別監撫諭之先是

州副使于宗柱與判官庾洪翼每於簿書閒有隙聞蒙兵將至議城守有異同宗柱率兩班別抹洪翼率奴隸軍雜類別抹相猜忌及蒙兵至宗柱洪翼與兩班等皆棄城走唯奴隸軍雜類合力擊逐之蒙兵退宗柱等還州檢官私銀器奴隸軍以蒙兵掠去為辭戶長光立等密謀殺奴隸軍之魁者奴隸輩知之相與謀曰蒙兵到則皆走匿不守乃何以蒙人所掠反歸罪吾輩而欲殺之乎盍先圖之乃詐為會葬者吹螺集其徒先至首謀者家

火之凡豪強素有怨者搜殺無遺且令境內
曰敢匿者滅其家於是婦人小子多遇害○
以大將軍朴敦南為東北面兵馬使右諫議
劉俊公為西北面兵馬使崔林壽知西京留
守○京城解嚴○朴文秀還自忠州金公鼎
留州以待平定奴隸軍都領令史池光守僧
牛本等来崔瑀大加褒賞以光守補校尉以
牛本為忠州大院寺主○二月三軍班帥留
三領軍防戍○崔瑀聞上將軍大集成女新
寡有姿色娶為後室由是集成雖敗還頗有

驕色未幾大氏欲歸謁父母稱名軍器別監李資敬索銀瓶二十資敬難辦奪五店公私銀瓶以充其數○淮安公侹與蒙古使都旦等來○宰樞會典牧司議移都○王欲移御楊堤坊別宮都旦聞之曰我因都統高麗國事差使到此將入處大內朝議難之閉廣化門命右承宣庾敬玄往諭止之遂邀宴都旦欲與王連坐又欲仍處于內詰之至夕然後乃赴宴還館都旦以館迎送判官郎中閔懷迪不能支對杖殺之又以館舍寥寂欲移寓

人家贈金酒器一事紵布八十匹乃止都旦
本契丹人性甚奸黠往者請蒙兵到江東城
滅其國兵者也○三月蒙使以朴犀在龜州
固守不降欲殺之崔瑀謂犀曰卿於國家忠
節無比然蒙古之言亦可畏也君其圖之犀
乃歸其鄉竹州○蒙使還遣通事池義深錄
事洪臣淳等賫國贐寄書于撒禮塔曰所諭
物當踵後回報撒禮塔怒執送義深于帝所
餘皆拘囚○遣西京都領鄭應卿前靜州副
使朴得芳押船三十艘水手三千人赴蒙古

從其請也○蒙古軍三十餘人復入境敦宣州倉米三十石而去○夏四月以慈州副使崔椿命不降蒙兵將斬蒙古官人請釋之先是蒙兵圍慈州椿命率吏民固守不降國家畏撒禮塔詰責遣內侍郎中宋國瞻諭降椿命閉門不對國瞻高而還及三軍將帥降于撒禮塔撒禮塔謂淮安公侹曰慈州不降宜遣使諭降侹遣後軍陣主大集成與蒙古官人到慈州城下曰國朝及三軍已降宜速出降椿命坐城樓使人對曰朝旨未到何信而

降集成曰淮安公已來請降故三軍亦降此非信耶對曰城中人不知有淮安公遂拒而不納蒙古官人呵責集成入城椿命使左右射之皆奔却如是者數四終不下集成深銜而返撒禮塔怒必使殺之王以問宰樞皆請末減集成詣崔瑀第曰椿命之罪上及宰樞皆猶豫未決請公獨斷殺之瑀諾故宰樞亦不得已從之獨俞升旦以為不可殺聞者嘆服瑀遣內侍李白全往西京將斬之椿命辭色不變蒙古官人曰誰歟白全曰慈州守也

官人曰於我雖逆命在爾為忠臣我且不殺爾既與我約和矣殺全城忠臣其可乎固請釋之

忠義美名也雖庸暗之人猶知愛敬況國君乎方蒙古擁大衆壓境而來三軍之士皆已釋甲而國家亦遣使迎降是舉一國投之賊虜而不知恥也豈不為社稷之深恥乎獨撝命奮不顧身固守慈州毅然不動雖君命有所不受其志豈不深可嘉也觀其拒國瞻之言對集成之辭其

忠肝義膽凜然不可犯乃何王與大臣外則迫於強虜內則脅於權臣必欲置之死地乎不有蒙人救解之語則必不免於枉死矣嗚呼舉一國衣冠縉紳之衆而其為計顧出於腥膻夷裔之下豈不深可惜哉

遣上將軍趙叔昌侍御史薛慎如蒙古上表稱臣獻方物○五月蒙古河西元帥遣使寄書幷送金線二匹其書稱令公上蓋指崔瑀也瑀不受曰我非令公以歸淮安公侹侹亦不受往復久之瑀竟使學士李奎撰製侹荅

書以送○宰樞及四品以上會議禦蒙古皆曰城守拒敵唯宰樞鄭畝及大集成等曰宜徙都避亂○北界龍岡宣州蒙古達魯花赤四人來○六月庚戌朔王妃王氏薨百官玄冠素服三日○崔瑀使江華勸農別監申之甫迎前王於紫燕島○辛酉葬王后謚莊惠

崔瑀獻棺槨皆飾金銀極侈羨王見之嘆賞○崔瑀脅王遷都江華殺夜別抄指諭金世沖瑀欲遷都會宰樞於其第議之時國家累平既久京都金碧相望人情安土重遷然畏

璘無敢蔑言者俞升旦曰以小事大理也事
之以禮交之以信彼亦何名而囿我哉棄城
郭捐宗社竄伏海島苟延歲月使邊陲之氓
丁壯盡於鋒鏑老弱係為奴虜非為國之長
計也世世冲排門而入詰璘曰松京自大祖以
來歷代持守凡三百餘年城堅而兵食足固
當勠力死守社稷捨此將安所都乎璘問守
城策世冲不能對御史大夫大集成謂璘曰
世冲效兒女之言敢沮大議請斬之以示中
外鷹揚軍上護軍金鉉寶希集成意亦言之

遂引世冲殺之是日瑀奏請王速下殿幸江華王猶豫未決瑀奪祿轉車百餘兩輸家財于江華京師洶洶令有司刻日發送五部人戶仍榜示城中曰遷延不及期登道者以軍法論又分遣使于諸道徙民山城海島○瑀發二領軍始營宮闕于江華○秋七月蒙古使九人來王迎詔于宣義門外留四日而還○命知門下省事金仲龜知樞密院使金仁鏡為王京留守兵馬使以八領軍鎮守○南安判官鄭得星指撫白岳等處賊魁二十餘

人來投○遣內侍尹復昌往北界諸城奪達
魯花赤弓矢復昌到宣州達魯花赤射殺之
○乙酉王發開京次于昇天府丙戌入御江
華客館時霖雨彌旬泥濘沒脛人馬僵仆達
官及良家婦女至有跣足負戴者鰥寡孤獨
失所號哭者不可勝計○御史臺皂隸李通
以開城反遣將討誅之通嘯聚京畿草賊及
城中奴隸以反逐留守兵馬使遂作三軍移
牒諸寺招集僧徒摽掠公私錢穀王聞之以
主樞密院副使趙廉卿為中軍陣主上將軍

崔瑾為右軍陣主上將軍李子晟為後軍陣討之賊聞三軍自江華渡江逆于江邊三軍擊賊于昇天府東郊大敗之牽龍行首別將李甫鄭福綏率衣別抄先至開城賊閉門城守李甫紿曰我等已破官軍而還可速開門門者信之開門甫福綏等斬守門者引兵至通衢斬之三軍繼之賊魁計窮逃匿餘黨悉誅○西京巡撫使大將軍閔曦與司錄崔滋溫密使將校等謀殺達魯花赤西京人聞之曰如是則我京必如平州為蒙兵所滅矣遂

文執滋温囚之留守崔林壽及判官分臺御
史六曹員等皆逃竄于楮島○癸知政事俞
升旦卒升旦舊名亢淳沈訥謙遜博聞強記
尤工於古文世稱亢淳文經史奥義有問者
辨釋無疑至於釋典亦能旁通嘗過尚書朴
仁碩家仁碩有藻鑑待之盡禮入問其故答
曰此人如照夜神珠求不可得況敢自致康
宗為太子見放于江華升旦以侍學被幷王
在幼冲亦受學及即位名為師傅卒謚文安
無子○九月遣三軍兵馬使李子晟等討忠

州奴隸賊平之初三軍至達川水深未涉方
造橋賊甦二三人隔川告曰吾等欲斬謀首
出降子晟等曰如此則不必盡殺汝輩也賊
還入城斬僧牛本以來官軍留屯二日賊之
勇健者皆逃匿官軍入城擒支黨悉誅之以
所獲財物牛馬來獻○金允侯射殺蒙古元
帥撒禮塔允侯嘗為僧避亂于處仁城撒禮
塔來攻允侯射殺之王嘉其功授上將軍允
侯讓功于人曰當戰時吾無弓箭豈敢虛受
重賞固辭不受乃改攝郎將○移葬世祖太

癸巳

祖二梓宮于新都

二十年宋紹定六年金天興二年蒙古太宗五年春三月遣司諫崔璘奉表如金路梗未至而還○夏四月命上將軍李子晟為中軍兵馬使討龍門倉賊獲其魁居卜往心等誅之○蒙古詔曰自平契丹賊殺劄剌之後未嘗遣一介赴闕罪一也命使賫訓言省諭輒敢射回罪二也爾等謀害著古與乃稱萬奴民戶殺之罪三也命汝進軍仍令汝弼入朝爾敢抗拒竄諸海島罪四也汝等民戶不拘執見數輒敢妄奏罪

五也○五月遣李子晟討東京賊崔山李儒等誅之子晟帥師倍道趣永州入據州城賊欲乘其勞擊之率衆屯南郊官軍登城望之告子晟曰我軍冒熱遠來賊勢盛且銳鋒不可當宜閉門休士數日而後可戰子晟曰不可凡疲卒休則愈怠若曠日持久則賊得我情恐生他變不如急擊遂開門突出及賊未陣奮擊大敗之僵屍數十里斬山等數十人下令曰脅從罔治民大悅東京遂平子晟之未至永也賊已移牒諸郡刻日期會聞子晟

猝至皆解○西京人畢賢甫洪福源等舉城
又宣諭使大將軍鄭顓死之初大臣聞賢甫
之亂議招安以賢甫嘗為顓用即舉顓馳傳
宣諭既至大同江從者請無逐入顓奮然曰
受命以出敢少稽乎死固分也既見賢甫賢
甫喜得顓欲以為主且誘且脅顓竟不屈遇
害○冬十二月畢賢甫伏誅洪福源奔蒙古
崔瑀遣家兵三千與北界兵馬使閔曦討之
獲賢甫送京腰斬于市福源逃入蒙古擒其
父大純弟百壽及其女子悉徙餘民于海島

西京遂為丘墟福源舊名福良本唐城人先世徙居麟州為西京郎將是後福源常在蒙古遂為東京摠管領高麗軍民凡降附四十餘城民皆屬焉讒構本國隨兵往来時人以為吠主瑀官其父為大將軍其弟為郎將選張暐為壻賂遺不絶福源感之讒構稍弛然自是蒙兵歲至攻陷州郡皆福源導之也○以李奎報為知門下省事戶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時蒙古兵壓境屢加徵詰奎報久掌兩制製陳情書表帝感悟撤兵

東國通鑑卷之三十一

高麗紀

高宗三

甲午 二十一年 宋端平元年 金天興三年 蒙古太宗六年 春正月徵諸道民丁營宮闕又百司○二月遣將軍金寶鼎如蒙古軍是日邊報蒙兵留百餘騎於東真餘皆引還○燃燈王如奉恩寺以故參政車倜家為奉恩寺撤民家以廣輦路時雖遷都草創然凡毬庭宮殿寺社鞦韆擬松都八關燃燈行香道場一依舊式○三月誅趙叔

昌叔昌官至大將軍坐與畢賢甫辭連斬于市○夏五月侍中金就礪辛就礪鷄林彦陽郡人節儉正直持軍嚴士卒不犯秋毫有酒即用一卮與最下者均飲故得其死力江東之役事皆讓於冲至臨陣制敵多出奇計以成大功然未嘗自矜為相正色率下人不敢欺真忠義人也謚威烈後配享王廟

李齊賢論曰國家之德未衰而禍亂之萌或作必有魁傑才智之臣得君委用弘濟時艱蓋社稷之靈有以陰相之也自我太

祖啓宇至于高王三百有餘年矣崔氏父
子繼世秉政內擁堅甲以專威權而謀深
者不必用外委羸兵以責攻戰而功高者
多見疑當斯之時欲以有為其亦難矣爾
乃金宗訖籙遼孽構亂窺我土疆圖為巢
穴遠鬬窮寇鋒不可當聖元龍興萬里遣
將壓境徵師諭以討賊順之則莫委其情
逆之則必生他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乃
能左提右挈遠交近攻定宗盟於經綸之
始安邦基於呼吸之間豈魁傑才智之臣

而社稷之靈有以陰相者歟觀其折甘分少能得死力令行禁止莫犯秋毫可謂有古名將之風矣開平之戰我乃再救中軍沙峴之役盧公則不相助訖無一言而生嫌隙不伐其勞歸功於衆是則大人君子之用心也至於先詣哈真固與國之心不拜萬奴明尊王之義多智韓恂既授首矣斂兵而止以安邊民遠謀大節尤不可尚已史氏稱其忠義大常謚以威烈不亦宜哉

秋七月遣内侍李百全奉安御衣于南京假
闕有僧掾讖云自扶蘇山分為左蘇曰阿思
達是古楊州之地若於此地營宮闕而御之
則國祚可延八百年故有是命○冬十月庚
寅冊崔瑀為晉陽侯先是詔論瑀遷都之功
可封侯立府百官皆賀手第王欲以乙亥冊
封瑀辭以迎詔禮物不備乃用是日於是州
郡爭致餽遺瑀營私第皆役都房及四領軍
輸舊京材木又多取松栢植家園悉以船輸
人多溺死其園林廣袤無慮數十里○十一

月奉安太祖神御于開京壽昌宮
二十二年宋端平二年蒙古太宗七年春正月元子倎冠
冊為太子○二月奉太祖神御移安于南京
新闕○詔自三月至五月安御衣於南京闕
七月至十月移安舊京康安殿十一月至明
年二月又於南京周而復始○夏六月太子
納知奏事金若先女為妃詔以國用不裕量
減開福禮物又停宰樞以下賜宴○秋閏七
月蒙古兵侵安邊都護府○命前後左右軍
陣主知兵馬事沿江防戍又令廣州南京合

入江華○崔瑀都房夜別抄都領李裕貞自
請擊賊授兵百六十人遣之○蒙兵陷龍岡
咸從三登等城執其守令○九月制國家移
都民方瘡痍又經狄兵甚可憐恤其中外二
罪以下並皆原免配島歸鄉者量移又蠲癸
巳年以來諸道貢賦之逋欠者○以安東人
謀引蒙古兵向東京命上將軍金利生為東
南道指揮使忠清州道按察使庾碩副之○
蒙兵引東真兵攻陷龍津鎮○東真兵陷鎮
濱城○李裕貞等擊蒙兵于海平敗績一軍

盡沒○冬十月蒙兵攻破洞州城○夜別抹與砥平縣人夜擊蒙兵殺獲甚多取馬驢来獻○十二月崔璘與宰樞議徵州縣一品軍加築江華沿江堤岸○平章事金仁鏡卒仁鏡初名良鏡才識精敏文武吏材俱贍詩詞清新尤工近體詩賦世稱良鏡詩賦謚貞肅

二十三年 宋端平三年 蒙古太宗八年 春二月樞密院副使金若先妻因燈夕入內王以太子妃母命其府牽龍行首中禁都知及將軍等為僕從輿盖服飾一如王妃識者曰下之僭上上自

啓之也○曲宴于內殿孛宣蔡松年奏僕射
宋景仁善處容戲景仁乘酣作戲略無愧色
○癸丑太子妃生子諶○夏六月蒙古兵渡
義州江屯烏勿只川及寧朔鎮遊兵來屯嘉
州及安北府雲岩驛嘉慱二州之間火氣連
天又於宣州兄弟山之野分屯凡十七所遂
遍慈朔龜郭之間先鋒入黃州至信安二州
○秋七月蒙兵至价州京別抄校尉希景价
州中郎將明俊等伏兵夾擊殺傷頗多取鞍
馬弓矢衣服等物○以崔瑀外孫內給事金

晟守司空柱國瑀以年少不稱固辭○蒙兵
陷慈州副使崔景侯判官金之佇殷州副使
金景禧等皆被害蒙兵百餘人自温水郡南
下趣車峴又分屯于南京平澤牙州河陽倉
等處○夜別抄指諭李林壽朴仁傑各帥一
百餘人分向蒙兵屯所○九月蒙兵圍温水
郡郡吏玄呂等開門出戰大敗之斬首二級
中矢石死者二百餘人所獲兵仗甚多王以
其郡城隍神有密祐之功加封神號以呂為
郡戶長○蒙兵至竹州諭降城中士卒出擊

之復來以砲攻城四面城門中砲摧落城中亦以砲逆擊之蒙兵不敢近居無何又備入油松炬蒿草縱火攻之城中軍卒一時開門出戰蒙兵死者不可勝數蒙兵多方攻之凡十五日終不能拔乃燒攻戰之具而去防護別監宋文胄嘗在龜州熟知蒙兵攻城之術彼之計畫無不先料輒告於衆曰今日敵必設某機械我當以某事應之即令備待賊至果如其言城中皆謂之神明以功拜左右衛將軍○冬十月蒙兵至全州古阜之境○

扶寧別抄醫業舉人全公烈伏兵於高蘭寺山路邀擊蒙兵二十騎殺二人取兵仗及馬二十餘匹賞公烈聽本業入仕○十二月夜別抄朴仁傑等遇蒙兵於公州孝加洞與戰死者十六人○蒙兵來攻大興城數日開門出戰大敗之多獲兵仗

二十四年 宋嘉熙元年蒙古太宗九年 春全羅道指揮使金慶孫討草賊李延年平之時延年兄弟嘯聚原栗潭陽諸郡無賴之徒擊下海陽等州縣賊聞慶孫入羅州圍州城賊徒如林慶孫

曰賊雖衆皆芒屩村民耳即募可為別抄者
三十餘人集父老泣且謂曰甬州御鄉不可
隨他郡降賊父老皆伏地泣慶孫督出戰左
右曰今日之事兵少賊多請待州郡兵乃戰
慶孫怒叱之於街頭祭錦城山神手奠二爵
曰戰勝畢獻欲張盖而出左右進曰如此恐
為賊所識慶孫又叱退之遂開門出懸門未
下召守門者將斬之即下懸門初延年戒其
徒曰指揮使乃龜州成功大將也人望甚重
吾當生擒以為都統勿射是日又恐為流矢

所中皆不持弓矢以短兵戰兵始交延年直前將執慶孫馬轡以出慶孫拔劒督戰別抄皆殊死戰斬延年乘勝逐之賊徒大潰○秋八月戊子前王薨于法天精舍移殯于樂真宮冬十月丁酉葬碩陵謚誠孝廟號貞宗後改熙宗○築江華外城

二十五年 宋嘉熙二年 蒙古太宗十年 夏閏四月蒙兵至東京燒皇龍寺塔○冬十二月遣將軍金寶鼎御史宋彦琦如蒙古上表曰自惟僻陋之小邦須必庇依於大國矧我應期之聖方以

寬諒其於守土之臣敢不誠服申以兩年之講好約為萬歲之通和投拜已来聊生有冀盖昔已卯辛卯兩年講和以後自謂依倚愈固舉國欣喜惟天地神明知之豈謂事難取必信或見疑交煩君父之譴詞屢降軍師而懲詰民無地着農不時收顧茲茂草之場有何所出惟是包茅之貢無奈未供進退俱難惶惶罔極因念與其因循一時而姑息孰若冒昧萬死而哀鳴茲殫齊土之宜粗達徵恒之懇伏望但勿加兵革之威俾全遺俗雖不

己亥　庚子

腆海山之賦安有曠年非止于今期以為永
二十六年宋嘉熙三年蒙古太宗十一年夏四月蒙古遣甫
可阿叱等二十人賫詔來諭親朝王迎詔于
梯浦館是月蒙古兵還○王太后柳氏薨○
六月遣起居舍人盧演詹事府注簿金謙奉
表如蒙古○秋八月蒙古遣甫加波下等一
百三十七人來更徵王親朝○冬十二月遣
新安公佺少卿宋彥琦如蒙古
二十七年宋嘉熙四年蒙古太宗十二年春三月盧演等與
蒙古使豆滿阿叱等七人來○夏四月遣右

諫議趙衛閣門祗候金成寶如蒙古〇六月遣堂後金守精如唐古屯所〇秋九月新安公佺與蒙古多可坡下道阿叱等十七人賫詔來復諭入朝〇冬十二月遣少卿宋彦琦御史權韙如蒙古〇崔瑀薦子僧萬宗萬全皆聚無賴惡僧為門徒唯以殖貨為業金銀穀帛以鉅萬計門徒分據名寺倚勢作威橫行遠近鞍馬衣服皆效韃靼更相稱曰官人悉行不義或強奸人妻或擅乘驛騎或陵辱官吏無所不至其他僧徒乘肥衣輕者詐稱

弟子所至侵擾州縣畏縮莫敢誰何民皆怨之慶尚州道所斂米穀五十餘萬石賦民收息秋禾纔熟分遣門徒催徵甚酷民盡輸其所有租稅屢關按察使王諧令曰民未納稅先督私債者罪之二僧畏威不敢肆萬全嘗住珍島一寺其徒亦橫恣驕通知者尤甚按察使金之岱其所請謁皆抑而不行之岱嘗至其寺萬全慢罵而不之見之岱直入外堂堂上有樂器乃操琴數弄橫笛而吹之音節悲壯萬全欣然出曰適有微疾不知公至此

相與歡飲盡日因託以十餘事之伐於座一切聽行之留數事曰此則當至行營乃可為耳宜遣通知相候之伐還營數日通知果至之伐命縛之數其不法沈之江中萬全雖挾前憾以之伐廉慎少過竟莫能害

二十八年 宋寧祐元年蒙古太宗十三年夏四月以族子永寧公綽稱為子率衣冠子弟十人入蒙古為禿魯花遣樞密院使崔璘將軍金寶鼎左司諫金謙伴行禿魯花華言質子也○唐古遣伊特合剌阿叱等四人来○秋八月唐古復

遣伊特合剌阿叱等八人来○九月平章事致仕李奎報卒奎報初名仁氐以夢奎星報異改之九歲能屬文踊奇童稍長經史百家佛老之書一覽輒記放曠以詩酒自娛踊白雲居士中第十年不調掌相禁省交薦之久司兩制為詩文不蹈古人畦徑横騖別駕汪洋大肆有集五十三卷行於世謚文順

二十九年 宋淳祐二年 夏五月遣侍郎宋彦琦中郎將李陽俊如蒙古○秋七月門下侍中崔宗峻以年老乞退王不允曰崔侍中簉仕以

末終始一節清廉奉國比來國家多故議論紛紜臨機善斷遷都衛社功無與比豈循常例遽令謝事遂賜几杖○冬十月詔加崔瑀食邑進爵為公○十二月蒙古使三十人來又還贈金銀皮幣

三十年 宋寧宗嘉定三年 春正月校尉趙甫壽譖其表兄大將軍宋白恭於崔瑀瑀投白恭於江拜甫壽為郎將又有人譖將軍金俔瑀召俔責之曰汝集無賴之徒欲何為孚髡其首流于河東縣執俔所親將軍金正曦平虜鎮副使

孫仲秀茶房安琦等三十五人投之江倚即
瑀外孫最也○遣樞密院副使崔璘秘書少
監金之岱如蒙古獻方物○瑀改名怡有人
告怡曰知奏事金慶孫父子欲置相公且有
異志怡捕覆無實乃投告者于江○二月遣
諸道巡問使閔曦于慶尚州道孫襲卿于全
羅州道宋國瞻于忠清州道又遣各道山城
兼勸農別監凡三十七人名為勸農實乃備
禦也巡問使尋以煩冗請罷勸農別監從之
○夏五月左倉納晉陽稅貢米王以晉陽已

為崔怡食邑命點倉別監王仲宣所司又請
論仲宣及倉官怡奏曰臣輩違上命雖已受
封今年稅貢請依舊納倉赦仲宣等罪王從
之○六月崔怡修國學納米三百斛于養賢
庫○秋八月移葬世祖太祖于江華蓋骨洞
○九月崔怡違大司成宋國瞻諫議洪鈞相
安南地欲鑿渠通海不可乃止○冬十一月
崔怡宴宰樞於私第夜分乃罷○十二月崔
怡於西山私伐冰藏之發民輸冰民甚苦之
又移安養山栢樹植家園安養山去江都數

日程使門客將軍朴承貴等督之時方沍寒役徒有凍死者沿路郡縣棄家登山以避其擾有人牓帛平門云人與柏孰重○流李需于島需妻亡服未闋通其妻姪之婦其婦謀害其夫事覺並配島需以文學知名位侍郎而藏行至此人皆醜之

辰

三十一年宋淳祐四年春二月有司劾奏前濟州副使盧孝貞判官李珏在任時日本商船過颶風敗於州境孝貞等私取綾綃銀珠等物徵孝貞銀二十八斤珏二十斤流于島○納

新安公佺女為太子妃以前妃卒也○曲宴崔怡進假面人雜戲賜銀瓶人一口又賜妓綾各二匹○夏四月遣員外郎任絪壽郎將張益成如蒙古○秋七月蒙古使阿土等來○崔怡以郎將申著為按察使右正言李僖以為不可上書劾之怡怒貶僖為延州副使督令之任○八月改創康安殿崔怡以黃綾粧後壁使將軍崔峘寫無逸篇王見而嘉之賞賜甚多峘大卿任景純之子善書怡愛之養以為己子改姓焉峘性貪鄙恃勢恣橫

三十二年（宋淳祐五年）夏四月崔怡以八日燃燈結綵棚陳伎樂百戲徹夜為樂都人士女觀者如堵○遣負外郎朴隨郎將崔公瑨如蒙古○五月崔怡宴宗室司空以上及宰樞於其第結棚為山張繡幕置彩帛山張羅幃中結鞦韆飾以文繡綵花以八面銀釦具鈿四大盆各盛冰峯又四大樽滿插紅紫芍藥十餘品冰花交暎表裏燦爛陳伎樂百戲八坊廂工人一千三百五十餘人皆盛飾入庭奏樂絃歌鼓吹轟震天地八坊廂各給白銀三

斤伶官兩部伎女才入皆給金帛其費鉅萬
史臣曰八坊廂者國朝之大平盛事也今
蒙兵侵擾寓入海島社稷僅存實君臣同
憂若涉淵冰之日也而怡乃盜竊國柄妄
矜侈大略無畏忌罪固不容誅矣
冬十月遣新安公佺大將軍皇甫琦如蒙古
三十三年 宋淳祐六年 蒙古定宗元年 春正月崔怡宴宰
樞於其第○幸禪源社崔怡饗王設六案于
前陳列七寶器皿膳饌極豐奢怡自誇曰來
者豈有如今日哉○雨雹蟲其蟲身裹細網

剖之如所白毛隨飲食入人腹中或師入皮膚人輒死時踊食人蟲試以諸藥不死塗以葱汁便死○秋七月崔怡為侍中崔宗峻攝第二日而成奪路人馬輸其材瓦時托怡而轉輸私物者亦如之行路嗟怨宗峻尋死宗峻嚴重寡言喜聲色居處飲食過為豪侈○晉州副使王諾夫諾少登第拜監察御史守法不撓為晉州吏畏民懷及遷東都留守老幼涕泣請留遂愬之于朝復其舊任沈毅剛正清白有大節其所計畫皆利於國及冬皆

歎曰國之重寶去矣○冬十二月長城縣人徐稜養母不仕母嘗頂疽請醫視之醫曰若不得蛙難愈稜以江寒難得號泣不已雖無生蛙姑合藥試之乃炒藥于樹下有蛙自樹上墮于鼎中合藥傅之果愈人咸謂孝感所致

三十四年 宋淳祐十年 蒙古定宗二年 春三月東真國千戶牒云我國人逃入貴國五十餘人可悉送還回牒云自貴國至我疆山長路險空曠無人往來道絕貴國妄稱推究逃人或稱山獵

越境橫行其於帝旨各安土著之意何如自今無故越境一皆禁斷○夏六月崔怡流尚書朴暄于黑山島貶宋國瞻為東京副留守以予沆為左右衛上將户部尚書外孫金慕為司空先是暄言於怡曰今北兵連年入寇民心疑貳雖以恩德撫之猶恐生變今萬宗萬全門徒割剥民産斂怨實多南方搔擾若兵至則恐皆叛而投彼矣怡聞之猶豫會國瞻因巡問慶尚州道亦寄書言之怡謂暄曰若之何暄曰若召還兩禪師令巡問按察使

因無賴僧徒以慰民心可無變矣怡然之即
分遣御史吳儹行首周永珪發所畜錢穀悉
還其民焚其文券囚門徒之為惡者中外相
慶萬宗等詣京與其妹訴怡曰尊公在時尚
爾侵逼若百歲後吾等兄弟不知死所矣怡
乃悔之反謂暄離間父子流暄貶國瞻令萬
全歸俗改名沆使待制李淳牧授書侍郎權
韙習禮即拜戶部尚書諸王宰樞皆詣門陳
賀又召侍于河東亦令歸俗改名敉為司空
司空唯諸王為之敉娶襄陽公女故授之且

司空無權以避沆也○秋七月蒙古元帥阿
母侃領兵來屯益州○八月熙宗妃咸平宮
主任氏薨○遣起居舍人金守精犒阿母侃
去年冬蒙古四百人入北塞諸城至于遂安
縣托言捕獵凡山川隱僻無不覘知國家以
和好殊不為意至是百姓避匿者並被驅掠
鮮有脫者

三十五年 朱寧祐八年 蒙古定宗三年 蒙春二月遣樞密院
使孫抃秘書監桓公叔如蒙古○三月命北
界兵馬使盧演盡徙北界諸城民入保海島

有葦島平衍十餘里可耕患海潮不得墾兵馬判官金方慶令築堰播種民始苦之及秋大稔人賴以活島又無井汲者往往被虜方慶貯雨為池其患遂絕人服其智○以崔沆為樞密院知奏事怡分與家兵五百餘人○冬十月狄人四十騎稱捕獺渡清川江入界於是松都出排兩班悉還江華時遣兩班輪番出戍松都○遣郎將張俊貞祗候張暐如蒙古

三十六年宋淳祐九年春正月北界兵馬使報蒙

古帝廼○閏二月崔怡殺將軍劉鼎等流金
敎先是敎聞崔沆將害已欲先圖之遣叉第
洪烈春坊公子鄭暬飛書于伯父樞密院副
使金慶孫慶孫恐禍及先告怡怡因洪烈等
于衙獄鞫問其黨沆殺之召還也鼎與指
諭奇洪碩閔景咸等為書請於怡以敎為後
怡置而不問至是怡出其狀悉因其署名者
鞫之沆鼎等于江流敎于高澗島其餘死流
貶黜者四十餘人○遣郎將金孚琳校書郎
沈秀之如蒙古○冬十一月崔怡死內外都

房皆歸沆家擁衛沆服喪二日而除及葬杜
門不出烝其父所愛諸妾○以崔沆爲樞密
院副使吏兵部尚書御史大夫尋兼東西北
面兵馬使沆忌知樞密院事閔曦樞密院副
使金慶孫得衆心流于海島又流左承宣崔
峘將軍金安指諭鄭洪裕及父侍妾三十人
○宣旨云自皇考御宇寡人即祚以來晉陽
公怡左右輔弼故三韓如仰父母今忽棄世
無所倚賴子樞密院副使沆繼世鎮定可超
授相位

三十七年（宋寧祐十年）春正月崔沆以教定別監牒除清州雪峯子安東真綠東山府黃麻布海陽白紵布諸別貢及金州洪州等處魚梁船稅又徵還諸道教定收獲負委其任於按察使以收人心○制晋陽公食邑晋州祿轉稅布徭貢直納崔沆家沆辭不受○遣郎中崔章著如蒙古○遣大將軍李世材將軍愼執平等始營宮闕于鼻天府臨海院舊基○二月崔沆衰甲領兵自長峯宅馳馬移于見子山晋陽府不入正門由東偏小戶入蓋畏

人也○遣樞密院副使崔滋中書舍人洪縉如蒙古○三月崔沆殺樞密院副使周肅及將軍金孝精肅古名永賚性好飾浮誇與怡為寮壻故怡寄以腹心每聞讒說必委肅治之肅無問曲直皆殺之怡死肅領都房夜別抄甲士等欲復政于王猶豫未決及聞殿前李公柱崔良伯等四十餘人歸沆肅亦附之沆悅待之甚厚事皆咨問沆徙見子山第不使肅知肅始異之至是遣郎將林庚押流熊川沈殺之臨死意將軍金孝精搆之語庚曰

孝精與吾同心欲復政於王庚還以告沆沆流孝精于島尋殺之又流肅愼將軍崔宗弼羅州副使李昀○崔沆奪継母大氏宅主爵收其財產又投將軍吳承績于海承績大氏前夫之產也大嘗助金救不右沆故沆深怨之○崔沆殺朴暄暄機警善辭辯為怡家臣遂見寵任頗作威福勢傾朝野暄嘗為史館修撰編怡功業録幾至五六卷以示怡求媚嘗論沆事流于島後怡論國事無可與議者追念暄名還未至而怡死沆遣人投海中○

蒙古徵宗親及洪福源父入朝○夏五月崔
沆嘗娶大卿崔昷女以有疾棄之改娶承宣
趙季珣女王命牽龍中禁都知巡檢白甲內
侍茶房衛送賜御座肩輿燈燭儀物之盛罕
有其比又特賜黃金鏡奩粧具諸王宰樞皆
以金帛致賀○京城訛言用人五十祭天狗
星男女惶怖姦猾因之乘昏謠盜者甚衆御
史臺牓諭不能禁月餘乃息○六月蒙古使
多可無老孫等六十二人來審出陸之狀到
昇天府館責王出迎江外王不出遣新安公

佺迎入江都○秋七月貶知刑部事庾碩為安北都護副使碩應主之孫性剛直嘗忤崔怡竄于蓮花島沈繼政欲收人望召為知刑部有大將軍金寶鼎李輔詘奴婢碩守正不撓二人怨之訴沈出之尋拜初碩為安東都護副使政最怡信讒流岩墮島將行老幼遮道號哭曰天乎我公何罪公去矣我何生為攀挽使不得行押送別抄呵叱路得開其妻亦携子女以行衙內私馬只三匹或有徒行者鄉人泣請留一日不得各出入馬護送

妻辭曰家公流配妾與兒息皆罪人也何煩
人馬鄉人固請竟不許人皆嘆曰非夫人之
節豈得配我公乎後為東北面兵馬使秩滿
當還東人請借三年呼為父母先是有一兵
馬使始以江瑤柱餽怡遂為例江瑤柱海物
也出龍津縣捕之甚艱縣人五十餘戶因之
失業逃散幾盡碩一禁絕之流亡盡還時守
令爭事侵漁以媚權貴碩移牒禁之有忌碩
者取牒示怡怡曰碩不餽我足矣何苦禁道
內乎凡所莅官清白守法不阿權貴屢以微

過見斥執節不小屈後朴惟氏守安東自謂為政不下於吏嘗獨坐見一小胥性質而謹者乃語之曰民以我為何如吏使君胥曰民稱吏使君有閻然後語亦及之惟氏慙服○樞密院副使權守平卒守平姿豐美性純厚質直有古人風嘗為隊正貧居有郎中卜章漢以非罪見竄守平遞食其田有年及章漢還赦還守平素不相識且其田租已漕于江守平租簿就與之章漢拒不受曰當吾竄謫君雖不食豈無他人君今哀我還其田亦

足矣何用相為兩人相讓久之定平竟投簪而去父老嘆曰今爭棄咸風不圖獲見若人時用權貴子弟補牽龍守平由隊正得補辭以家貧親舊謂曰此榮選也故率多易妻求富君若改娶富家誰不授室對曰貧富天也何忍棄二十年糟糠之妻以求富室言者慙服○遣左司諫鄭蘭即將魏公就如蒙古○八月壬命移崔忠獻真于昌福寺崔怡真于禪源社尊從如移安太祖真儀○西北面知兵馬事宋國潛卒國潛言事崔怡然性剛直

不阿怡頗憚之及沆繼政畏禍屏居沆亦懷
宿憾顧嫌物議召為散騎未幾出知西北面
兵馬事久不召憤懣而卒○樞密院副使崔
椿命卒蒙古之難椿命守慈州不降始終一
節論功為第一○始築江都中城○冬十二
月崔沆殺侍御史李僖等四人初沆為僧與
甫州副使趙廉右道康監務朴長原有憾及
用事乃流于島僖素與二人相善及按慶尚
道至固城縣召與飲宴縣令權信由與焉後
有僧譖信由於沆曰僖與信由潛召廉右等

謀亂沆皆投于江時人哀之○以築中城功拜崔沆為門下侍中封晉陽侯開府讓不受○崔沆罷判司天臺事崔允旦大史丞吳安矩先是甲寅月犯氐星乙卯犯房上相司天臺奏月犯房上相占云主有憂上相誅有亂臣臣代其主時王以迎蒙使將幸梯浦宮司天之奏欲修省而停之也沆見實封惡之唉御史臺劾司天妄奏星變罷允旦安矩職時言路閉塞唯司天據占直奏欲使修德消變自此日官之奏亦將廢矣○蒙古使洪高伊

命撤帷帳

辛亥

等四十八人來止昇天館曰俟王出迎乃入王迎于梯浦宮是日大風寒甚百官皆凍縮失容王命撤輦上帷帳曰法從百官寒凍如此朕獨暖耶

三十八年宋淳祐十一年蒙古憲宗元年春正月王在梯浦宮宴蒙使洪高伊高伊曰國之北鄙殘破已甚如家無藩籬何可復都舊京宜據江自固我當歸奏無令東擾王悅待之彌厚王還壽昌宮蒙使從之不及乃曰國王不待我而行我將還歸王駐輦以待蒙使佩弓矢馳突而

至見者莫不寒心父老出迎都門外皆泣再拜呼萬歲王命館伴宴蒙使蒙使曰爾國既降欲就陸何以城為對曰宋賊船往來故築城以備實無他也蒙使乃還○崔沆獻酒饌于王召諸王公侯同宴盖慶蒙使和親而退也○三月崔沆流繼母大氏于海島尋弑之滅其族又殺樞密院副使金慶孫初沆令夜別抄皇甫昌俊等投大氏前夫子吳承績于海會夜黑潮退承績得不死祝髮潛入皆骨山寄書于母母家奴至密城洩於人副使李

舒聞之以報沆沆大怒索承績投之江斬昌
俊等六人大氏族黨及諸奴婢或殺或流凡
七十餘人時人哀之舒以功超拜軍器監自
是凡有私憾者皆誣告某人謀亂以邀賞及
鞫無驗沆之信讒如此沆又以慶孫為承績
之姻親遣將軍宋吉儒于白翎島沈于海分
遣人南界諸道沈殺配人者過半慶孫平章
台瑞之子母夢五色雲間有衆環擁一青衣
童自天墮懷中遂有娠而生故初名曰雲來
頭上有起骨龍爪怒則鬚髮皆立性莊重和

裕智勇絶人守龜州平羅州功無與比朝野倚重為姦賊所害人皆痛惜○夏五月守司空左僕射孫抃卒抃初名龔卿性剛毅長於吏事剖決如流所至有聲嘗按慶尚人有爺與姊相訟者爺曰既為同產何姊獨得父母之財爺無其分耶姊曰父臨絶舉家産付我汝所得者緇衣冠各一緉鞋一兩紙一卷而已文契具存胡可違也訟之積年未决抃名二人至前問曰若父後時母安在曰先亡若等於時年各幾何曰姊已有家爺方髫齔抃

斷訟致感

因諭之曰父母之心於兒女均也夫豈厚於長年有家之女而薄於無母髫齔之兒耶顧兒所賴者姊也若遺財與姊等恐其愛之或不至養之或不全耳兒既長則用此紙作狀服緇衣冠履繩鞋以告於官將有能辨之者其獨遺四物意盖如此弟與姊聞而感悟相對而泣抃遂中分與之抃以妻派聯國庶不得拜臺省政曹學士知制誥妻嘗謂抃曰公因我系賤不踐儒林清要敢請棄我更取世族抃笑曰為已仕宦棄三十年糟糠之妻吾

不忍為也況有子乎遂不聽○崔沆殺參知政事鄭晏先是晏與門生郎將林葆內侍李德英威州副使石演芬論時事曰人命至重崔令公何殺人乃爾後德英演芬會飲葆家共稱前日恩門言誠是也葆妻兄家奴聞之訴于沆沆與晏素不協及執政欲收人望外雖禮貌內實猜忌及聞是言大怒曰鄭公本有異心誹謗吾事其將構亂乎遂籍其家流于白翎島尋遣人沉殺之晏性聰警陰陽筭術醫藥音律無不精曉然好奢侈第宅器皿

極華麗以珍羞享權貴又佞佛○秋七月遣少卿林惟式郎將趙元奇如蒙古○冬十月蒙古使將囚洪高伊等四十人來王出迎于椋浦皇帝新即位詔王親朝及還舊京○命宰樞及文武四品以上議荅詔或言太子親朝或言王老痛未得親朝爲辭待更詰乃遣太子親朝未晚○閏月平章事李子晟卒子晟性剛烈有勇力善射御自平東京之後將士日集其門恐爲權貴所忌謝疾杜門人稱知幾○平章事蔡松年卒松年姿端秀性和

壬子

平初以御殿行首拜郎將久不改銜崔忠獻問其故不荅旁有人曰其父未拜參若改銜出朝路恐乃父望見不知其子而下馬走避耳忠獻義之拜父參職由是爲忠獻所重○十二月封崔沆爲侯立府沆讓不受

三十九年宋淳祐十二年蒙古憲宗二年春正月遣樞密院副使李峴侍郎李之葳如蒙古○崔沆獻酒饌于王召諸王宴于大內○三月崔沆分日宴諸王宰樞文武四品以上于其第○夏五月始營昇天府城廊○六月崔沆獻酒饌于

王宴諸王宰樞於其第○秋七月蒙古遣多可阿土等三十七人來審出陸之狀初李峴之如蒙古也崔沆謂曰若詰問出陸宜荅以今年六月乃出峴未至蒙古東京路官人阿毋侃通事洪福源等請發兵伐之帝已許之及峴至帝問爾國出陸否對如沆言帝又問留爾等別遣使審視否則如何對曰臣於正月發程已於昊天有白馬山營宮室城郭臣敢妄對帝乃留峴遂遣多可等來審勅曰汝到彼國王出迎于陸則雖百姓未出猶可也

不然則速回待汝來當發兵致討峴書狀官張鎰隨多可來密知之具白王王以問沆對曰大駕不宜輕出江外公卿皆希沆意執不可王從之遣新安公佺出江迎之請蒙使入梯浦館王乃出見宴未罷多可等以王不從帝命怒而還昇天館時人謂沆以淺智誤國大事蒙兵必至矣○八月崔沆遣羅得璜河公叙李瓊崔甫侯為各道宣旨使用別監初崔怡遣得璜等于諸道民甚苦之故沆初秉政欲得人心皆罷之至是復用人皆憤之○

九月王乘崔沆所殿新輦幸王輪寺出大府銀三十斤賜造輦工匠及沆蒼頭仍許蒼頭四十六人著幞頭舊例唯諸王宗室宮宅蒼頭許著幞頭謂之紫門儀著權臣蒼頭著幞頭始此是後凡權勢家奴皆著之○崔沆宴宰樞于其第擊毬觀射○冬十月復置西京留守官自畢賢甫之亂西京廢為丘墟至是始置

四十年宋寶祐元年蒙古憲宗三年蒙春二月以崔沆為門下侍中判吏部御史臺事沆在家遥謝○夏

徑僅通人馬防護別監權世侯恃險縱酒不
為備且有慢語蒙人臨城設砲攻門碎之矢
下如雨又梯石壁而上以火箭射草幕皆延
爇甲卒四入城遂陷世侯自縊死城中死者
無慮四十七百餘人屠男子十歲以上擒其
婦女小兒分與士卒○遣郎將崔東植致書
于也窟曰小邦臣服上國以來一心無二出
力供職庶蒙庇護萬世無虞不圖天兵奄臨
弊邑罔知其由舉國兢惕惟大王諒我誠懇
曲賜哀憐時也窟在土山受書使人謂東植

曰帝憲國王稱老病不朝欲驗真否王之来否限六日更来報東植答曰兵間主立豈能速来也當曰爾何能来○蒙兵三千来屯高和二州之境俄騎三百餘至廣州焚燒廬舍○蒙兵陷東州山城先是防護別監白敦明驅民入保築出入州吏告曰禾未收獲迫敵兵未至請輪番迭出刈穫敦明不聽遂斬其吏人心憤怨皆欲殺之及蒙兵至城下敦明出精銳六百拒戰士卒不戰而走金華監務知城将陷率縣吏而遁蒙兵攻門突入殺敦

明及其州副使判官金城縣令虜其婦女童男而去○蒙兵候騎三百餘至全州城南班石驛別抄捴諭李柱鑾發過半獲馬二十匹○九月遣大將軍高悅致書也窟曰小邦不敢遠忤聖旨已於昇天府白馬山下築城郭營宮室但東北界捕獵人是懼未得畢撻出居今大軍入境國人驚駭罔知所措惟大王矜恤班師俾我東民悉皆按堵則當明年躬率臣僚出迎帝命若其虛實遣一二使俯察之可知也仍遣金銀酒器羅紬紵布獺皮笠

帶等物其諸將阿母侃等亦皆贈遺也竊拘
留悅及崔東植遣李松茂云受爾國諸城降
牒而來宰樞會議荅曰大軍若還君臣出陸
州縣安往○忠州倉正崔守設伏金堂峽候
蒙兵至急擊斬十五級奪其兵仗與所虜男
女二百餘人以功除隊正○蒙兵十餘騎剽
掠甲串江外○蒙兵陷春州城屠之文學曹
孝立死之蒙兵圍城數重樹柵二重坑塹丈
餘累日攻之城中井泉皆竭刺牛馬飲血士
卒困甚孝立知城不守與妻赴火死按察使

朴天器計窮力盡先燒城中錢穀率敢死卒壞柵突圍遇塹不得出無一人脫者遂屠其城○高悅還言也窟曰國王如詔出降便當回軍不然可一戰也○冬十月蒙兵圍登州遂趣金壤城○加上大廟九室及十九陵尊謚○蒙兵圍楊根城防護別監尹椿率衆出降蒙兵選精銳六百使椿領之又留兵三百鎮之刈禾備糧餉椿移書原州防護別監鄭至麟諭降至麟不聽城守益固蒙兵解圍去○李峴與蒙兵攻天龍山城黃驪縣令鄭臣

旦防護別監趙邦彥出降○蒙兵陷襄州○
命宰樞致仕及文武四品以上議郤兵之策
僉曰莫如太子出降王怒使承宣李世材詰
之曰遣太子則可保無後患耶議從誰出宦
者閔陽宣進曰崔侍中亦可其議王怒稍霽
曰宰樞善圖之王又遣世材就崔沆問誰可
使蒙軍者沆奏曰此非臣所決惟上裁之○
也窟等圍攻忠州前少卿鄭壽率二子自京
山府來降○十一月遣永安伯僖僕射金寶
鼎致書于也窟阿母侃弓悅王萬戶洪福源

等遺土物兼賜書永寧公綧曰昔爾入侍天
庭之日出自誠心決然獨斷以一介孤身代
三韓萬姓而往者豈以一身之安危憂樂為
慮哉但為國為家庶全忠孝耳十餘年間險
阻艱難千態萬狀殆不可容說雖然夙志如
彼能不益殫誠懇永安社稷乎且邈在萬里
外猶望庇於本國幸今至此三韓萬姓冀蒙
力護想爾意何如也矧又孝誠所格天地尚
有感動今大王以寬仁字小為任苟或見爾
孝懇哀哀有不可忍之者則其有不動心哉

汝當劫迫陳達俾大軍解圍返旆則非特老
人悅懌舉一國更生矣其忠孝兩全流名萬
世正在此時○也窟在忠州得病卜者曰久
留則難返也窟留阿母侃洪福源守之率精
騎一千北還永安伯僖等追至舊京保定門
外致國贐禮物且乞退兵也窟責云國王出
江外迎吾使則兵可退也遂遣蒙古大等十
人來王度江迎于昇天新闕夜別抄八十人
裹甲以從蒙古大謂王曰自大軍入境以來
一日死亡者幾千萬人王何惜一身不顧萬

民之命予王若早出迎安有無辜之民肝腦塗地者乎也蛮大王之言即皇帝之言吾之言即也蛮大王之言也自今以往萬世和好豈不樂哉遂酣飲而去王還江都○喬桐別抄伏兵平州城外夜入蒙古屯擊殺甚衆校尉張子邦持短兵手殺屯長二十餘人○也蛮遣人来欲置達魯花赤又令毀城王致書答曰前者金寶吗還大王論以若能出迎使者即當回軍遠遣蒙古大等以来竊惟出迎使者近無其例況值天寒風勁以老病之軀

豈敢涉海欵大王之教不敢違也祇率臣僚出迎使者意謂大王不違舊約即還軍旅令承明教欲留兵一萬置達魯花赤若果如此安得保其無患復都舊京耶請寢其事以惠東民若毀城壘小邦元來民不露居又海賊無時虜掠是用未即壞去後當依命〇十二月忠州報蒙兵解圍時被圍凡七十餘日兵食幾盡防護別監卽將金允侯諭厲士衆曰若能効力無貴賤悉除官爵焚官奴簿籍以示信又分給所獲牛馬人皆効死蒙兵稍挫

遂不復南〇遣安慶公溫如蒙古初宰樞請
遣溫乞班師王不允參知政事崔璘獨奏曰
愛子之情無貴賤一也然不幸有死別者矣
殿下何惜一子乎今民之存者十二三蒙兵
不還則民失三農皆投於彼雖守一江華何
以為國王不得已而額之宰樞欲使僕射金
寶鬲從安慶公以行王以璘代之凡進奉及
饋遺蒙古諸官人永寧公妃主妃毋洪福源
等金銀布帛不可勝計府庫皆竭科斂百官
銀布以充其費〇慶尚州道按察副使任柱

令州縣聚白馬蹄造帶以效犀至有殺馬者
又歛二十升白紵布民持白金一斤易布一
匹猶未易得南民騷然

甲寅

四十一年宋寶祐二年蒙古憲宗四年春正月安慶公倡
至蒙古屯所設宴張樂饗士阿母侃還師○
京城解嚴遣少卿郭汝翼郎將鄭子璵等往
侯蒙兵還否兼安撫天龍楊根二城○李峴
伏誅籍其家其子之瑞之松之壽之栢永年
皆沈于海峴妻妹及壻並流于島峴性貪婪
好傷人嘗為選軍別監多受賄賂人號銀尚

書及使蒙古被留二年說也窩曰我國都介于海島貢賦皆出州郡大軍若於秋前奄入其境都人之急可知也因受金牌導也窩而来常隨蒙軍諭降諸城又劫楊根天龍二城曰掠山東州春州等城並以不降見屠宜速出降者守將不許即斬以来及降自為達魯花赤遂以其民攻忠州不下及蒙軍還峴乃来其軍中所獲婦女財寶盡為已有銀釵至滿一笥他物稱是及誅有人蹴其口曰噢盡幾人銀帛耶○二月降襄州東州為縣令金

城為監務流天龍城別監趙邦彥黃驪縣令鄭臣旦于海島○以鄭準崔坪林景弼並為樞密院副使以忠州山城別監郎將金允侯為監門衛攝上將軍其餘有軍功者及官奴白丁亦賜爵有差○蒙古兵船七艘侵荀島虜三十戶○遣使諸道審山城海島避難之處量給土田○三月全羅州道巡問使李純孝卒純孝性清白處事如流嘗使于蒙古無一物資還橐橐皆空巷婦鄰卒皆服其清節曰真官人也○崔沆宴宰樞于其第觀擊毬

戲馬別抄有以黃金飾障泥亦以金葉羅花插馬首尾者○遣祕書少卿李守孫四門博士金良瑩如蒙古拘留三年死于懿州○秋七月王聞蒙使多可等出來移御昇天新闕○安慶府典籤閔仁解還自蒙古曰公初至蒙古帝以為實永寧公綧母弟禮待甚厚黃驪人閔偁訴於帝曰綧非王親子也且高麗族誅李峴降城官吏亦皆誅殺帝謂綧曰汝前稱王子何哉對曰臣少養宮中以王為父以后為母不知非真子也今來使臣崔璘實

前日率我入貢者也請問諸璘帝以問璘對曰綧乃王愛子非真子也前進表章皆在可驗帝曰愛子與親子異乎曰愛子者養人之子以為已子也若旺生子則何更稱愛子帝驗前表皆稱愛子帝然之不問謂綧曰汝雖非王子本是王親父處吾主已為吾黨更何歸哉奪阿毋佩馬三百匹賜之使車羅大主東國乃以兵五十来○蒙古遣多可等来曰國王雖已出陸侍中崔沆尚書李應烈周永珪柳璥等不出是為真降耶仍責誅降城官

吏王召趙邦彥鄭臣旦乘傳入京見于多可
以示不殺多可還附表請罷兵時多可紿云
吾歸則大兵可回國家信之令州縣護送於
是舉邑被掠者甚多○蒙兵候騎至西海道
○蒙兵來屯峽溪冠山驛○八月蒙兵入西
北鄙候騎至廣州○安慶公淐還自蒙古蒙
使十人偕來王幸梯浦宴慰蒙使曰帝勅臣
等伴公護行萬里風塵恐有不寧今日幸無
恙還國吾等甚喜仍請獻爵王許之淐初至
江都遣人奏曰臣久染腥膻之臭經宿乃進

王曰自爾去後祈天禱佛曷日相見今幸好
還何宿於外悉焚爾所著衣裳更衣即来至
夜唱入謁王及左右皆為之流涕○蒙兵候
騎屯槐州散員張子邦率別抄擊破之○命
大將軍李長詣蒙兵屯所普賢院贈車羅大
余速禿甫波大等元帥及永寧公綧洪福源
金銀酒器皮幣有差長還奏車羅大云君臣
百姓出陸則盡剃其髮否則以國王還如一
不從兵無回期○九月車羅大攻忠州山城
風雨暴作城中人抽精銳奮擊之車羅大解

園遂南下○樞密院副使崔溫奏秘書省掌齋醮祭享文書故每月一人入直沐浴齋素終月乃出若翰林院寶文閣同文院御書院輪番迭宿或飲酒食肉或經穢惡不宜會宿秘書省請禁之制可○冬十月車羅大攻尚州山城黃嶺寺僧洪之射殺一官人士卒死者過半遂解圍而退○遣門下平章事崔璘如車羅大屯所請罷兵車羅大言崔沆奉王出陸則兵可罷○王患蒙兵侵軼祀大廟山川神祇祈之○是歲蒙兵所虜男女無慮二

十萬六千八百餘人殺戮者不可勝計前經州郡皆為煨燼自有蒙兵之亂未有甚於此也

高麗高書

舊國迷江樹他人之海門
稱家萬里渡久壽謝解方
月落字津寒滿江楓
海天驚水眠於蘆堞
右書四首庭子贋